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一

獸部三

兔 狐
貉 附

獾 增

兔一

原爾雅曰兔子麤其迹远絕有力欣 增說文狡兔曰

兔曰兔 本草集解曰兔大如狸而毛褐形如鼠而尾

短耳大而銳上唇缺而無脾長鬚而前足短尻有九孔
趺居趨捷善走其大者為兔似兔而大青色首與兔同

足與鹿同故字象形或謂兔無雄者不經之說也今雄

兔有二卵古樂府有雄兔脚撲速雌兔眼迷離可破其

疑矣 原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為兔 又行失

瑤光則兔出月 增雅述曰兔以潦為鼃鼃以旱為兔

熒惑不明則雉生兔 原王充論衡曰兔舐雄毫而孕

及其生子從口中 又曰儒者言月中有兔夫月水也

兔在水中則死夫兔月氣也 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

宗積而成獸象兔蛤 增博物志曰兔望月而孕口中

吐子故謂之兔兔吐也 埤雅曰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獨兔雌雄八竅 又曰兔視顧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

明暗以知兔之多寡也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雖

舐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 楚辭曰厥利維何而

顧兔在腹

言顧兔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於是感氣

易乾鑿度曰月三

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

穴決也決鼻兔也

陶

氏書曰兔五月而吐子 原抱朴子曰兔壽千歲滿五

百歲則色白 瑞應圖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一

本曰王者應事疾則見赤兔者王者德茂則見 又曰

赤兔者瑞獸王者德盛則至 增又赤兔上瑞白兔中

瑞 外國圖曰西王母國前有玉山白兔 原山海經

曰天池山有獸如兔鼠首以其背飛名飛兔以背上毛

飛去 增酉陽雜俎曰蜀郡無兔 續雜俎曰韋絢

云巴州兔作狸斑 寰宇記曰溧水中山古老相傳中

有白兔世稱為筆精妙 原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

逵 又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

兔曰明視 周易參同契曰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
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增淮南子曰
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追風及其為馬則不走矣

兔二

增芸窗私志曰后羿獵於巴山獲一兔大如驢異之置
柙中中途失去柙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
羿曰我鵷扶君為此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於逢
蒙是日逢蒙弑羿而奪之位兔曰鵷扶自此始也至今

土人不敢獵取 原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頸而死因釋畊守株冀復得兔為宋國所笑

史記曰范雎謂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兔也 又曰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增洞冥記曰北極有潰陽之山有兔如鼠能飛毛色光如漆以腦和丹食之則不死武帝使放兔於昭祥苑苑在甘泉宮西周十里萬國獻異物皆集此中

原古今注曰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兔目赤如朱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三年白兔見 又曰永康元
年西河言白兔見 謝承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幼喪父
事母孝母死乃負土成墳種奇樹十株鸞鳥栖集其上
白兔游其下 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兔苑於河南移檄
在所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 石
勒傳曰莊平民師歡上黑兔令曰按記應白兔為瑞此
黑兔曰祥外檢典舊議者以為黑兔見水德之祥往公

孫臣以為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為瑞後黃龍見於成紀
遂從土德今大趙革命以水受金夫兔陰獸黑水色黑
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黑兔上應云云 增前燕錄曰
慕容皝田於南鄙見父老曰此非獵所言卒不見既明
日又出見白兔馳射之墜馬輦而還宮遂薨 隋書曰
華秋汲郡人喪母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大業初調狐皮
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
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嘗宿廬中馴擾左右郡縣嘉有孝

感具以狀聞 稽神錄曰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
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遙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即
奮往搏之既至無有裝鷹上鞬行數十步迴顧其處復
見其兔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即命大焚草以求之
得兔骨一具蓋兔之鬼也

兔三

原目赤

背飛

上詳兔二古今注
下詳兔一山海經

得髓

進肩

應劭風俗

通兔髓俗說臘正祖之食得兔髓者名之曰幸賞以寒
酒幸者令人吉利 東觀漢記王郎追上自薊東南馳

至南宮馮異進麥飯

兔有因渡呼沱河

擾室

環山

范蔚宗後漢書蔡邕性篤孝母亡廬

於塚側有兔馴擾其室

戰國策齊欲代魏淳于髡謂

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綈者海內之狡兔

也韓盧逐東郭綈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

後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擣藥

和丹

傅休奕歌辭兔擣藥月間安足道神烏戲雲間安足道抱朴子和安丹法以

兔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子者

爰爰

趯

二丸一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可役使也

趯毛詩兔爰憫周也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又

舞鎬

游墳

紀年曰宣王三年有兔舞鎬下詳兔二謝承後漢書

射首

剡毛

范蔚

宗後漢書劉昆王莽時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枹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

兔首每月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

下詳兔二張璠漢紀

去尻

獻毫

禮兔去尻廣

志漢諸郡獻兔毫書鴻

獼遂

跽伏

文兔兔獼遂注兔走貌

靈光

都門題惟趙國毫中用

殿賦狡兔跽

狗顧

人逐

逐康之狗非顧兔耶書夫兔走深山千人競逐

漢

伏於樹側

以其未定

稟星精

棲月魄

握斗樞玉衡星發於兔月中有黑兔

有三

窟走百里

國策馮驩謂孟嘗君曰聞狡兔有三窟云春秋後語昔齊有良兔曰東郭饒一

日走百里

依山基

走平岡

文選秋兔依山基沈約詩平岡走寒兔

增擾

墓

入宮

南史袁子野居喪墓所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後魏書有兔入於後宮檢問門官無從

得入太祖令崔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來獻女

生角

隱形

述異記商紂之時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之兆主
物薄孕環之兔懷於左腋毛有文彩間色至百五十年
當轉圜於腦能
隱形人不復見
鐵腸
金氣
異苑楚王與羣臣獵於
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

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為劍
本草兔者明
月之精有白毛者得金之氣凡兔至秋深時可食金氣

也全
目孕
跌居
孕
兔目不瞬視雄毫而
韓文八竅跌居
舍迦
撲握

梵書謂兔為舍迦
蘇軾詩寒窗
簡牘是資
珮玦

而逐
上韓文
淮南子楚王珮玦逐兔馬速
原凌巒

越齛

兔四

原園名

梁王不悅游於兔園

馬名

漢呂布所乘馬名赤兔

震

竹書紀年宣王十九

年天大暄

死

漢書狡兔死良犬烹

穴山

穴處

東郭之名

充庖之用

增封卯地

詳毛穎傳

稱丈人

抱朴子山中卯日稱丈人

者兔

化丹爐

原化記王卿為天師守丹竈竊發其封一白兔躍出衆皆曰丹已去矣一道士

化為雀飛去須臾擒兔復入爐中

產牀下

謝承後漢書儒叔林為東郡太守赤烏巢於屋梁兔

產於牀下

脫兔

田單傳贊後如脫兔適不及拒

木兔

遼史三月三日國俗刻木為兔分朋

射之

兔碑

北史後魏爾朱榮討葛榮有雙兔起馬前榮誓曰中則擒葛榮應弦而殪命碑號雙

兔碑

兔五

原詩古歌詩曰採取神藥山端白兔擣蝦蟇丸奉上陸
下一玉杵 增唐李嶠兔詩曰上蔡應初擊平岡遠不
稀目隨槐葉長形逐桂條飛漢月澄秋色梁園映雪輝
惟當感仁孝郭郭引兵威 蘇頌詠死兔詩曰兔子死
蘭彈持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 蘇拯狡
兔行曰秋來無骨肥鷹犬遍原野草中三穴無處藏何
况平田無穴者 宋王安石信都公家白兔詩水晶為

宮玉為田姮娥縞衣洗朱鉛宮中老兔非日浴天使潔
白宜嬋娟揚鬚弭足桂樹間桂花如霜亂後前赤鴉相
望窺不得空凝兩瞳射日月東西跳梁自長久天畢橫
施亦何有憑光下視罝網繁衣褐紛紛漫回首去年驚
墮滁山雲出入虛莽猶無羣奇毛難藏果見獲千里今
以窮歸君空衢幽險不可返食君庭除嗟亦窘今余得
為此兔謀豐草長林且游衍 歐陽修白兔詩曰天冥
冥雲濛濛白兔擣藥嫦娥宮玉關金鎖夜不閉竄入滁

山千萬重滁泉清甘瀉大壑
滁草軟翠搖輕風渴飲泉
困棲草滁人遇之豐山道
網羅百計偶得之千里持為
翰林寶翰林醅酢委白璧珠
箔花籠玉為食朝隨孔翠
伴暮綴鸞鳳翼主人邀客醉
籠下京洛風埃不霑席羣
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
誰識天資潔白已為累物
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
時休回首峰巒斷消息
梅堯臣和永叔白兔詩曰可
笑嫦娥不了事却走玉兔
來人間分寸不落獵人口
滁州野叟獲以還霜毛茸茸

目睛殷紅條金練相繫環馳獻舊宇作異玩况乃已在
蓬萊山月中辛勤莫擣藥桂傍杵臼今應閒我欲拔毛
為白筆研朱寫詩破公顏 秦觀答裴仲謨放兔行曰

兔饑食山林兔渴飲川澤與人不瑕疵焉用苦求索天
寒草枯死見窘何太迫上有蒼鷹禍下有黃犬厄一死
無足悲所恥敗頭額敢期揮金遇倒索無難色雖非獵
者意頗塞仁人責兔兮兔兮聽我言月中仙子最汝憐
不如亟返月中宿休顧商巖并嶽麓 陳與義詩曰碎

身鷹犬慚何忍埋骨詩書事亦微霜露深林可終歲雌
雄暖日莫忘機 楊廷秀詩曰東郭阿魏駝褐裳清馥
不著煙火香嫦娥喚入廣寒殿詔許擣藥不許嘗金丹
煉成紫皇喜玉臼自攜銀漢洗偷將缺吻吸瓊漿蛻盡
骨毛作仙子

原賦晉王廙白兔賦并序曰丞相琅琊王始受旄節作
鎮北方仁風所被迴面草心昔周旦翼成越裳重譯而
獻白雉著在前典歷代以為美談今在我王匡濟皇維

而有白兔之應可謂重規累矩不忝先聖也辭云曰皇
大晉祖宗重光固坤厚以為基兮廓乾維以為綱方將
朝服濟江傳檄萬國反梓宮於舊壘兮奉聖帝乎洛陽
建中興之遐祚兮與二儀乎比長於是古之有德則納
瑞而永安無德則不勝而為灾赤鳥降於周文兮尚稱
曰休哉桑穀生於殷庭兮中宗克己以成仁雖雉登夫
鼎耳兮武丁責躬而教純

原頌張浚白兔頌曰其毛春素纖毫秋黑點綴五采漸

染粉墨蓋久隱時見應世德也徐疾備體達消息也姿質皓朗民之則也被白含文好無極也秦失鹿於近郊晉得兔於遠境

原表晉桓溫賀白兔表曰臣聞至德通幽則禎祥降靈和所感則異物生今白兔見於春穀縣皓質純素皦然殊觀梁簡文帝上白兔表曰瑞表丹陵祥因舊沛四靈可邁既驗玉衡之精千歲變采有符明月之狀豈殊丹岫之羽來止帝梧庶比素質之禽得游君圓周庾

信上白兔表曰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
瑞 增唐武元衡賀白兔表兔居卯位白順金色金者
取象於武臣白者明資於義邑 權德輿賀河陽獲白
兔表惟此瑞獸是稱月精來應昌期皓然雪彩

增傳唐韓愈毛穎傳曰毛穎中山人也其光明眎佐禹
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
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
眎八世孫翽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

使物竊姁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秦始皇時蒙恬
次中山將大獵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
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
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

狐一

原爾雅曰狸狐獬狔醜其足蹠其跡夙

風指頭處

詩義問

狐之類貉獬狔也貉子曰獬

胡恒反

獬形狀與貉類異世

人皆名獬貉子似狸爾雅獬子獬

其雌者名獬音才察反今江東呼貉為獬

狻

獬子獬

獬豚也一名獬

又獬子獬

今或呼獬為獬狸

說文獬妖獸

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立首從犬

爪聲 增本草釋名曰孤孤也孤性疑疑則不可以合

類故其字從孤或云孤知虛實以虛擊實實即孤也故

從孤 本草集解曰形如小黃狗鼻尖尾大有黃黑白

三種白色者尤稀尾有白錢文者佳日伏穴夜出竊食

氣極臊烈聲如嬰兒毛皮可為裘腋毛純白謂之狐白

原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

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抱朴子玉策記曰狐及狸狼

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為人形 增又曰千歲之

狐預知將來 原郭氏玄中記曰千歲之狐為淫婦百

歲之狐為美女 增又曰狐五十歲能變為婦人百歲

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

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 酉陽

雜俎曰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

月宮有符有醮自可洞達陰陽 又曰狐夜擊尾火出

將為怪必戴髑髏不墜則化為人 或云狐魅畏狗千
年老狐以千年枯木燃照則見真形 淵覽千歲之狐
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 山中稱成陽者狐也
原禮斗威儀君乘火而王其政訟平南海輸以文狐
春秋潛潭巴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 增宗
書曰白狐王者仁智則至 原春秋運斗樞機星得則
狐九尾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狐九尾 瑞應
圖曰九尾狐者六合同則見一本曰王者不傾於色

即至 白虎通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
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者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
尾者明後當盛也 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德
至乃來 又曰武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黑狐蓬尾
也蓬大

增狐面白而尾似牛者名玉面專食百果 淮
南子狐血清黍令人不醉高誘注云以狐血清黍米麥
門冬陰乾為丸飲時以一丸置舌下含之令人不醉也
又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雉見而

信故可得而禽也 埤雅狐性善疑貉性善睡皆藏獸

也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 原易田

獲三狐 左傳余狐裘而豹褰 毛詩狐裘逍遙 又

雄狐綏綏 禮記天子狐白之裘諸侯青卿大夫狐腋

慎子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

增商君傳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金樓子曰

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居廟堂為狐計者不若走於平

澤

狐二

原河圖黃帝生先致白狐

呂氏春秋禹年三十未娶

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

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

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家室我都悠昌

於是娶塗山女 增竹書帝杼征於東海及三壽得一

狐九尾 原尚書大傳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之西海

之濱取白狐青翰獻紂紂大悅

翰長毛也六韜得青狐班固幽通賦注曰散宜

生至吳得九尾狐以獻紂也

瑞應圖曰九尾狐文王時東夷歸之

周書曰成王時青丘獻狐九尾 穆天子傳曰天子

獵於滌澤得白狐 增搜神記曰周宣王三十三年幽

王生是歲有馬化為狐 原管子曰代出狐白之皮裘

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

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取此物者因令齊載金錢之

代各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二十

四月不得一狐離支聞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士卒服於

齊 韓子曰翟人獻豐狐黑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

皮而歎曰以皮之美自為罪也 增說苑曰晉平公異

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是其鳳鳥

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

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

原漢書曰陳勝吳廣次所旁叢祠中

次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

夜篝火

火詐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 增西京雜記曰廣川王

去疾嘗發藥書塚無餘物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戟

之不得傷左足於是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何
故傷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足王乃患脚至死不差 原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九尾狐見 古今注曰章
帝元和二年白狐九尾見信都 增搜神記曰後漢建
安中沛國郡陳羨為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
去羨久不見囚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將去當求
之因將步騎數十人領獵犬於城外求索果見孝於空
塚中聞人犬聲怪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頗象

狐矣略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
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棲間作好
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即為妻暮
輒與共還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 又曰南陽西郊
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宗大賢嘗宿亭樓夜
坐鼓琴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瞠目磋齒
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取死人頭來還語大
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

吾暮卧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又曰北都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才決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且止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使上日既暝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帊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劒解帶夜時有正

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
足跣脫幾失再三以劒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之老
狐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髻
百餘因此遂絕 原魏略文帝欲受禪郡國奏九尾狐
見於譙陳 增渚宮故事習鑿齒從桓溫出獵時大雪
於江陵城西見草上有氣出伺一物射之應弦死往取
之乃老雄狐足上帶絳繒香囊 搜神後記曰吳郡顧
旃獵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

岡頂有一窠是古時塚見一老狐蹲家中前有一卷簿
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放犬咋殺之取視簿書
悉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鉤頭所疏名有百數
旃女正在簿次 又曰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
死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
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答
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
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即卧思

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君恩斐曰汝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為魅垂化為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當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雷從戶出明夜有敲門者斐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

為答曰白事問白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發則驗每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姦而咸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既而懼為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旁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伸一疋絳割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詢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權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即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

為府君所召雖効微力猶用慚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
後當上天去不得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洛陽
伽藍記曰後魏有挽歌者孫岩娶妻三年妻不脫衣而
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尾長三尺似狐尾岩
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岩髮而走鄰人逐之變為一
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人初變為
婦人衣服淨莊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
時婦人著綵衣者指為狐魅 唐創業起居注曰辛卯

帝觀兵於絳城癸巳至於龍門先是皇太子於此界獲
一黑狐 朝野僉載曰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
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
無狐魅不成邨 孔氏帖曰李密即位狐鳴於旁 乾
臆子曰神龍中有何讓之者上已於洛中光武原陵上
見老翁吟曰野田荆棘春閨閣綺羅新出沒頭上日生
死眼前人訝其非人遽前欲執翁倏然躍入丘中讓之
從焉遽見一狐跳出尾有火復如流星讓之見一几案

上有文書二紙其一曰五行七曜成此閏餘上帝降靈
歲旦君涂蛇脫其皮君亦神攄九九六六來身天除何
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倮霞桂雲紉哀爾浮生擲此
荒墟吾復浩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云應
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甚繁難以詳載讓之獲此書
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狐化為僧持縑來易
復化讓之弟紹取去未幾有勅捕盜內庫絹者遂執讓
之付法 宣室志曰李林甫嘗退朝至於堂之前軒見

一黑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黧黑有光自堂中忽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一黑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

唐書劉克明傳曰帝嘗夜艾自捕狐狸為樂謂之打夜狐 廣異記曰睢陽郡宋王塚旁有一老狐每至衙中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塚上狗列其下東都王老有雙犬能咋魅前後殺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財僱犬咋狐王老牽犬往犬乃徑詣諸犬之下伏而不動今世人有

不了其事者相戲云取睢陽咋狐犬 酉陽雜俎曰漢

平陵王墓多狐自穴而出者毛皆全灰 又曰劉元鼎

為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

犬逐之為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

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

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纔跳直上設廳

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

南部新書曰晉天福甲辰歲公安滄渚民家犬逐一婦

登木而墜為犬咬死乃老狐也尾長七八尺 宋高僧
傳曰釋志淵者河朔人曾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
色如晝見一狐從林下將髑髏置首搖之落者不顧不
落者戴之更取芳草墮葉遮蔽其身俄成美女素服立
於道左微聞有車馬行聲女子哀泣悲不自勝少選有
乘馬郎至與言久之欲將偕去志從林出謂之曰此狐
也其人不信志乃具述其所見女遂化狐而走其人叩
頭悔過焉 見聞後錄曰宣和末有狐登御坐 冷齋

夜話曰鄒志完南遷比還過永州澹山巖巖有馴狐凡
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
以狐鳴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
人傳馴狐戲學仙迦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狐三

原忌犬

首丘

劉敬叔異苑胡道洽自云廣陵人好音
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常以名香自防

惟忌猛犬自審死日誠弟子曰氣絕便殯勿令狗見我
尸也死於山陽歟畢覺棺空即開看不見尸體時人咸
謂狐也禮記古之人有
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

持火

聽冰

管輅傳夜有
二小物如獸

手持火以口吹之書生舉刀斫斷腰視之狐也自此無
火災郭緣生述征記北風勁河冰始合要須狐行云

此物善聽聽水下
無水聲然後過河

有三德 長百獸

上詳狐一說文戰國策荆宣

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果誠何如江乙
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天帝令我長百獸今
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
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者乎虎以為然遂與之
行獸見皆走

應夏禹

瑞周文

上詳狐二呂氏春秋下見郭璞山海經圖贊

莫赤

粹白

詩莫赤匪狐秋天下無粹白之狐呂氏春秋

健走

多疑

楚辭

封狐千里注大狐健走千里也

鄺善長

濡尾

去

水經注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也

首

見小狐汜濟濡其尾注汜近也禮狐去首不可食

安問

詐鳴

上詳狼下

詳狐二

為裘

銜書

史孟嘗君有狐白裘下見郭璞贊

一腋

七

尾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咸寧二年有白狐七尾見汝南

晉錄

在淇梁

率幽

草

詩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有尤者狐率彼幽草尤小貌

又

尾大不掉

左傳

肉

食不蠱

狐神獸也出於青丘山音如嬰兒食之不蠱

假虎為威

憑城作

固

風啤雨嘯

昏見晨趨

黑色獻周成

白容來

晉武

黑狐周成王時見之

增潛上伏

禮北斗

類從燕識戊己不銜泥狐潛上

伏不越度阡陌又曰狐狼知虛實虎豹識沖破舊說狐有媚珠又曰狐禮北斗而靈善變化

在庭

向窟

宣室志唐宰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退朝見一白狐在庭中搗練石上命逐之已不見

矣問於客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明日果遷禮部侍郎
唐書哥舒翰素與安祿山不協祿山謂翰曰與公族
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
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焉祿山甚怒以為譏其胡也

嗥門

入廳

晉書淳于智濟比人夏侯藻母病因五
鼓出詣智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喉藻益

駭愕馳以告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喚處拊心
啼哭勿休然後可僅免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

既集堂屋五間拉然崩折矣

王浚據幽州有狐據府

門躍入廳事後浚果敗

又涼武昭王舅子歆為涼州

牧時有狐上南門主簿范稱曰野獸入家主入將去狐
上南門當有人於此城南面而居也後竟為沮渠蒙遜

所滅詣仲舒帷

入張華座

幽明錄董仲舒下帷講誦
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

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君非狐狸則
是鼯鼠客遂化為老狐而去搜神記燕昭王墓有老

狐化為男子詣張華講說華怪之謂雷孔璋曰今有男子少美高論孔璋曰當是老精聞燕昭王墓有華表柱向千年可取照之當見如言化為狐

皓首書生

玄丘校尉

搜神記有書生皓

首吳中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九日士人相與登山游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塚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是皓首書生也宣室志張鋌為巴西侯所邀座中有稱玄丘校尉者狐也

狐四

原赴穴

穴處

增神獸

九尾狐神獸也其狀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國

水神

韓詩外傳狐水神也

稷狐

說苑客謂孟嘗君曰狐者人之所攻也臣未見稷狐見攻則所

託者然也

黑狐

比方有黑狐者神獸也王能致太平則此獸見

穴中得書

北征

記皇天塢北古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餘里得書一千卷

犀角駭狐

淮南子犀角駭

狐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狐五

增詩唐白居易古塚狐詩曰古塚狐妖且老化為婦人顏色好頭變雲鬢面變妝大尾曳作長紅裳徐徐行傍荒邨路日欲暮時人靜處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舉花顏低忽然一笑千萬態見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猶若是真色迷人應過此 宋蘇舜欽獵狐篇曰老狐

宅城隅涵養體豐大不知窟穴處草木但掩藹秋食承

露禾夏飲灌園派暮夜出傍舍雞畜遭橫害晚登陴院

塢呼吸名百怪或為嬰兒啼或變艷婦態不知幾千年

出處頗安泰古語比社鼠蓋亦有恃賴邑中少年兒耽

獵若沈瘖遠郊盡雉兔近水殲鱗介養犬號青鵲逐獸

馳不再勇聞此老狐取必將自快縱犬索幽邃張人作

疆界茲時頗窘急迸出赤電駭羣小取嘯嗥奔馳數顛

沛所向不能入有類狼失狙鉤牙咋巨顙髓血相濡沫

喘叫遂死矣爭觀若期會何暇正丘首腥臊滿蒿艾數
穴相穿遁城堞幾隳壞久矣縱凶妖一旦果禍敗皮為
榻上藉肉作盤中膾觀此為之吟書以為警戒

增賦唐白行簡狐死正首丘賦曰矧茲異質蘊彼仁心
寧九尾之足尚實三德而可欽殊聽冰而表智異含沙
而招損正有尤之質志在慎終委莫赤之容仁無棄本
楊濤狐聽冰賦曰蟲疑之理有殊鶴警之聽可比俯
連白之上惟恐有聞顧莫赤之軀重其所履惟審固而

後行或逗撓而不逞猜忌罔恤雖稱妖婦之化戒慎為
意未踰君子之防 滕邁狐聽冰賦曰尋聲不離於聽
表處薄恐成於禍始奮自擾之迹一却一前曳有芄之
軀時行時止

原贊晉郭璞山海經圖九尾狐贊曰青丘奇獸九尾之
狐有道翔見出則銜書作瑞周文以標靈符

增記唐李華鷄執狐記曰嘗目異鳥擊豐狐於中野問
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鷄也豈不快哉因讓之曰仁人

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為患大矣震驚我
族姻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廬不畏申生之矢皇祇
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鶚誅之予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為
悲

狸一 貉附

增埤雅曰獸之在里者故從里穴居羶伏之獸也 本
草集解曰狸有數種大小如狐毛雜黃黑有斑如貓而
圓頭大尾者為貓狸善竊雞鴨其氣臭肉不可食有斑

如貙虎而尖頭方口者為虎狸善食蟲鼠果實其肉不
臭可食似虎狸而尾有黑白錢文相間者為九節狸皮
可供裘領宋史安陸州貢野貓花猫即此二種也有文
如豹而作麝香氣者為香狸即靈猫也南方有白面而
尾似牛者為牛尾狸亦曰玉面狸專上樹木食百果冬
月極肥人多糟為珍品大能醒酒張揖廣雅云玉面狸
人捕畜之鼠皆帖伏不敢出也一種似猫狸而絕小黃
斑色居澤中食蟲鼠及草根者名玃又登州島上有海

狸狸頭而魚尾也 又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

按段成式言香狸有四外腎則自能牝牡者或由此也
劉郁西域記云黑契丹出香狸文似土豹其肉可食糞
溺皆香如麝氣楊慎丹鉛錄云予在大理府見香貓如
狸其文如金錢豹此即楚辭所謂乘赤豹兮載文狸王
逸註為神狸者也南山經所謂亶爰之山有獸焉狀如
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牝牡食者不妬列子亦云亶
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疑即此物也又星禽真形圖心

月狐有牝牡兩體其神狸乎按劉楊二說與異物志所說相合則類即靈狸無疑矣類狸字音亦相近也 又風狸生邕州以南似兔而短棲息高樹上候風而吹至他樹食果子 又攷十洲記之風生獸廣州異物志之平猴嶺南異物志之風母酉陽雜俎之狢狢虞衡志之風狸皆一物也其獸生嶺南及蜀西徼外山林中其大如狸如獺其狀如猿猴而小其目赤其尾短如無其色青黃而黑其文如豹或云一身無毛惟自鼻至尾一道

有青毛廣寸許長三四分其尿如乳汁其性食蜘蛛亦
啖薰陸香書則踈伏不動如蝟夜則因風騰躍甚捷越
巖過樹如鳥飛空中人網得之見人則如羞而叩頭乞
憐之態人撻擊之倏然死矣以口向風須臾復活惟碎
其骨破其腦乃死一云刀斫不入火焚不焦打之如皮
囊雖鐵擊其頭破得風復起惟石菖蒲塞其鼻即死也
一云此獸常持一杖指飛走悉不能去見人則棄之人
獲之擊打至極乃指示人人取以指物令所欲如意也

狸者狐之類口方身文黃黑彬彬善搏為小步以擬度其發必獲謂之狸步好伏故又稱伏獸 徐廣曰狸一名不來 淵中記曰鉛錫之精為狐狸 十洲記曰風狸腦和菊花服至十斤可長生 內則食狸去正脊為不利人也

狸二

增搜神記曰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取薪而生頃公於野不敢舉也狸乳鷗覆之 大周正樂記曰曾子鼓琴

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
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卧夢見一狸但見其身
不見其頭起而為之絃歌也 後漢書曰費長房與人
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
還他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杜公馬
耳 傅子曰樂廣為河南尹郡中前廳多妖怪無敢在
廳事者惟廣處之白日戶自閉二子凱模等懾怖廣使
掘牆孔得狸乃絕 搜神記曰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

田中作時嘗見父罵詈趕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令兒斫之鬼寂不復往父憂恐二兒為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殺而埋之鬼便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魅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遂作聲入父即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又句容縣麋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從東適

下而復還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因問曰婦數從何來也
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鎌伺其
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為狸走去視婢乃狸尾
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
又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
嘗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
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買羊肝於前切之嚮隨刀
不見盡兩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

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羊
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為司隸神
復先語伯祖曰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
神隨逐在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
職在刺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
如府君所慮當相舍去遂即無聲 異聞錄曰王度至
長安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端麗名曰鸚鵡度疑其
精魅引鏡逼之化為老狸而死 舊唐書曰武弘度士

獲兄子也父卒廬墓側晨夕哀號野有狸每至齋時必

來求食往來甚馴略無驚懼時以為孝感 貉本草釋

名字說云貉與獾同穴各處故字從各說文作𧸛亦作

貉 本草集解曰貉生山野間狀如狸頭銳鼻尖斑色

其毛深厚溫滑可為裘服其性好睡故人好睡者謂之
貉睡俗作渴睡謬矣俚人又言其非好睡乃耳聾也

墨客揮犀曰貉行數十步輒睡遇物輒驚起既行復睡
為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 語曰貉不踰汶又江南

無狐狸亦物之疆域也 酉陽雜俎曰素公不出院轉
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

狸三

原操唐韓愈殘形操曰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
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知
者其誰 宋蘇轍牛尾狸詩曰首如狸尾如牛攀條捷
險如猱猴橘柚為漿栗為餽筋肉不足惟膏油深居簡
出善自謀尋蹤發窟并執囚蓄租分散身為羞松薪瓦

甌蒸浮浮壓入糟盜肥欲流熊脂羊酪真比儔引筋將
舉訊何由無功竊食人所仇 楊萬里牛尾狸詩曰狐
公韻勝冰玉肌字則未聞名李狸誤隨齊相燧牛尾策
勲封作糟丘子子孫世世襲膏粱黃雀子魚鴻雁行先
生試與李狸語有味其言須聽取 又獻牛尾狸周益
公侑以長句曰風林露圃天欲霜枿紅栗紫橘弄黃老
夫思饒不忍嘗丁寧遵人莫取將朝來栗姬羽化去逋
其木奴三百戶烏桺士子散如煙檢校不知渠去處山

童相傳皂衣郎字曰李貍氏奇章上樹千回一霎強連
夜剽略積廼倉并吞又向黎侯國羅人救黎遂擒獲白
茅面縛來獻俘玄端貂裘瓠肥白解驂薦渠登相門立
談封作糟丘君旁招披綿拉通印日侍樽俎嬉平園玉
肌生憎粗手削須防東坡訟冤著

猿一

原春秋繁露曰猿似猴大而黑長前臂所以壽八百好
引其氣也抱朴子曰猿壽五百歲則變為獼猴千歲則

變為老人 周索氏孝子傳曰猿禺屬或黃或黑通臂

輕巢善緣能於空中輪轉好吟雌為入所得終不徒生

增本草附錄曰猿善援引故謂之猿其臂骨作笛甚

清亮其色有青白黑黃緋數種其性靜而仁慈好食果

實其居多在林木能越數丈著地即泄瀉死惟附子汁

飲之可免其行多羣其鳴善啼范氏桂海志曰猿有金

絲者黃色玉面者黑色及身面俱黑者或云黃是牡黑

是牝牝能嘯牡不能也 又曰廣人言猿初生毛黑而

雄老則變黃潰去勢囊轉雄為雌與黑者交而孕數百
歲黃又變白也此與列子獼變化為猿莊子獼狙以猿
為雌之言相合必不妄也 埤雅曰猿性靜緩故猿從
爰爰緩也 又猿不復踐土好上茂木渴則接臂而飲

爾雅曰獼猿善猿攬父善顧 束皙發蒙記曰獼以

猿為婦

論衡猿伏於鼠

今人取鼠以繫
猿頸猿不敢動

猿食果故

其膽黑甜 原山海經曰堂庭之山發英之山其上多

白猿 江乘地記曰攝山有山猿赤足或見涉冬積雪

輒有一行迹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至清諸山谷

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

三聲淚霑衣 增荊州記曰峽長千百里兩岸連山略

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分夜不見曦月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嘗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

管子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 淮南

子曰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

措置之
於檻也

原張載

論曰白猿黑豹藏於櫺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

增謝靈運名山記曰猿猱下飲百臂相聯

猿二

原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

言殘林木以求之

呂氏春秋曰荆王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

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擁樹而號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

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聞子善
為劍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
公即挽林內之竹以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
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即入之三入因舉杖擊袁公
袁公則飛上樹化為白猿 漢書曰李廣猿臂善射

增五色線周羣學於山中有白猿化為老人而至授羣
書一卷乃黃帝而下歷日也羣後遂明陰陽吳人謂陰
陽之精 搜神記曰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將

歸猿母自後遂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
其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此人既
不能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腸視之
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世說曰桓溫入蜀
在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
里不去遂跳船上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
高僧傳曰劉宋時錢唐釋智一者善長嘯於靈山澗
養一白猿有時驀山踰澗久而不還智一張喉作梵聲

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一公梵名一公為猿父猶狙
公也其後澗邊羣狙聚焉每至衆僧齋訖歛飯送猿臺
所山童呼二三聲則羣猿競至 南史曰齊魚復侯子
響為蕭順之所殺武帝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
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
不見故耳上因憶子響歔歔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以
憂卒 北史曰高昂母張氏始生一男二女令婢為湯
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

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
異聞錄曰王績遊嵩山夜見一人胡鬚蒼白而瘦

稱山公與績談文異義出於言外績疑其怪潛開匣取
鏡鏡光出而胡者失聲俯伏化為猿而殞 廣異傳曰

魏元忠微時家貧止一婢厨中方爨出外汲水回乃見
老猿為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猿恐我乏使為我
執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孔氏帖曰潁川陳巖景龍
初舉孝廉於京師至渭南縣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

立於路隅掩袂而泣生叩之婦人乃曰妾楚人也侯氏
子家弋陽先人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迹山林雖
一女子亦有箕山之志 杜陽編曰同昌公主疾甚醫
者曰紅蜜白猿脂食之可愈內庫得白猿脂數甕本南
海所獻 北戶錄曰段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
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絕大毛彩殷鮮真為奇獸黑
者善啼啼數聲則衆猿叫嘯騰擲如相呼焉其音淒入
肝脾韻合宮徵可當一部鼓吹因召獵者捕養之名曰

巴兒 酉陽雜俎曰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
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險上多猿形絕長大常暴
田種每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大集甲兵與猿
戰雖歲殺數萬終不能盡其巢穴 宣室志曰吳郡張
鋌罷秩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有人道左出拜曰吾君
巴西侯奉邀鋌既見飲酒命樂夜將半鋌假寐將曉悸
而寤見身卧石龕中有巨猿醉卧於地 又張長貨凶
屋以居覩黑衣郎樹上擲瓦見擊其弟射殺之乃猿也

猿三

原置檻

莽林

淮南子置猿檻中非不巧捷無所肆其能 晉書窮猿莽林豈暇擇木

騰虛

攬蔓

猿騰虛而競捷莊子語魏王曰王獨不見騰猿乎其得柵梓豫章攬蔓枝而主張

其間

善緣

好吟

說文猿善緣禺屬也禺牛具切並詳周索氏孝子傳

求木

臨崖

淮南子猿顛蹶而求木 黜猿臨崖命

拔箭

擁條

蜀鄧艾見黑猿抱子

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卷樹葉塞瘡口

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乃投弩水中 文寒猿擁

條

攀援

吟嘯

靈光殿賦猿狖攀援而相追 黜猿嘯而長吟

五月生

三聲淚

家語五九四十五故主猿五月生也 荆州記巴東三峽猿長鳴至三聲聞者垂淚也

響山椒 鳴巴東 輕趨 飛超 爭接 懸垂 增

野賓 山公

王仁裕畜一猿號野賓呼之則應後因為患項上繫紅絲一縷題詩送之孤雲兩角

山後入蜀行次岫冢廟前見羣猿飲於清流有巨猿舍羣而前於道傍古木間垂身下顧紅綃髻尚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移時哀叫數聲而去許遠尚聞嗚咽之聲疑其腸斷矣繼作一篇並詳猿五

因話錄李約多蓄古器養一猿名山公常以之自隨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鉦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云

臂童 化叟

清異錄華山道士李道殷山棲谷隱有奇術能懾伏鬼神畜一黑猿呼為臂童

道殷於菴側古松上營一巢為臂童寢息之所名峻青宅樹萱錄王縉少在嵩陽有四叟攜榼來訪曰孫文

蔚木巢南林大節石楮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猿而去

命侶嘯煙 逐伴歸山

吳筠黑猿賦 續世說孫恪娶袁氏育二子後從之南海過端州峽山寺若熟其道徑者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化老猿而去 飲相喚 晚成羣 杜甫詩寒猿白詩猿狖 推枕 却坐 張養浩詩睡殘蔥月猿推枕晚成羣 范曄詩水館猿啼却坐聽

猿四

原騰擲 騰趯 挂飲 增金絲猿

金絲猿生武平大者難馴小者母抱

不少置取者以藥矢斃其母取母皮鞭之子悲鳴而下束手就縛夕必寢母皮而後安

黑猿 上林

賦黑猿素雌 劉向曰黑猿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

報時

天寶遺事 商山隱士

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居清
心亭下皆茂林修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猿詣亭
前而啼不與其候太素
因目之為報時猿云
畏獨類從獨一叫而猿散獨
之獨猿蓋猿性羣獨性特猿
鳴三獨鳴一是以謂之獨也

猿五

原詩梁沈約石塘瀨聽猿詩曰噉噉夜猿鳴溶溶晨霧
合不知聲遠近惟見山重沓既歡東嶺唱復佇西巖答
陳蕭詮賦得夜啼猿曰桂月影纔通猿鳴迴入風隔
巖還嘯侶臨潭自響空挂藤疑欲飲吟枝似避弓別有

三聲淚霑裳竟不窮 增唐常建嶺猿詩曰裊裊淒淒

清且切鷓鴣飛處又斜陽相思嶺上相思淚不到三聲

合斷腸 杜甫猿詩曰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

人不免隱見爾如知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

每及父子莫相離 戴叔倫建溪聞猿詩曰曾向巫山

峽裏行羈猿一叫一回驚聞道建溪腸欲斷的知斷著

第三聲 李德裕二猿詩曰釣瀨水漣漪富春山合沓

松上夜猿鳴谷中清響合衝網忽見羈故山從此辭無

由碧潭飲爭接綠蘿枝 李紳聞猿詩曰見說三聲巴

峽深此時行者盡霑襟端州江口連雲處始見哀猿傷

客心 杜牧傷猿詩曰獨折南園一朵梅重尋幽坎已

生苔無端晚吹驚高樹似裊長枝欲下來 又猿詩曰

月白煙青水暗流孤猿銜恨叫中秋三聲欲斷疑腸斷

饒是少年須白頭 李商隱失猿詩曰祝融南去萬重

雲清嘯無因更一聞莫遣碧江通箭道不教腸斷憶同

羣 段成式失猿詩曰却憶書齋值晚晴挽枝閒嘯激

蟬清影沈巴峽夜巖色蹤絕石塘寒瀨聲 許渾放猿

詩曰殷勤解金鎖昨夜雨淒淒山淺憶巫峽水寒思建
溪遠尋紅樹宿深向白雲啼好覓來時路煙蘿莫共迷

又和常秀才寄簡歸州鄭使君借猿詩曰謝守攜猿

東路長裊藤穿竹似瀟湘碧山初暝嘯秋月紅樹正寒
啼曉霜陌上楚人皆駐馬里中巴客半歸鄉心知欲借
南游侶未到三聲恐斷腸 張喬猿詩曰挂月棲雲向
楚林取來全是為清音誰知繫在黃金索翻畏侯家不

敢吟 周朴猿詩曰生在巫山更向西不知何事到巴

溪中宵為憶秋雲伴遙隔朱門向月啼 唐彥謙觀仁

里聞猿聲曰朱雀街東半夜驚楚魂和雨夢中清五更
撩亂趨朝火滿口塵埃亦數聲 李洞病猿詩曰瘦纏

金鎖惹朱樓一別巫山樹幾秋寒想蜀門清露滴暖懷

湘岸白雲流罷拋簷果沈僧并休扣崖冰濺客舟啼過

三聲應有恨畫堂深不徹王侯 又和壽中丞傷猿詩

曰遺挂朱欄鎖半尋清聲難買恨黃金懸崖接果今何

在淺井窺星影已沈歸宅葉鋪曾睡石入朝燈照舊啼
林小山罷遶隨湘客高樹休升對嶽禽天竺省憐傷倍
切親知覓和思難任相門恩重無由報竟託仙郎日夜
吟 李咸用和脩睦上人聽猿聲詩曰禪客聞猶苦是
聲應是啼自然無穩夢何必到巴溪疎雨灑不歇迴風
吹暫低此宵秋欲半山在二林西 吳融長安里中聞
猿詩曰夾巷長門似海深楚猿爭得此中吟一聲紫陌
纔回首萬里青山已到心慣倚客船和雨聽可堪侯第

見塵侵無因永夜聞清嘯禁路人歸月自沈 又憶猿

詩曰翠微雲歛日沈空叫徹青冥怨不窮連臂影垂秋

色裏斷腸聲盡月明中靜含煙峽淒淒雨高弄霜天嫋

嫋風猶有北山歸意在少驚佳樹近房櫳 曹松猿詩

曰曾宿三巴路今來不願聽雲根啼片白峰頂擲尖青

護果憎禽啄棲霜覩葉零惟應卧嵐客憐爾傍巖局

蘇拯聞猿詩曰秋風颯颯猿聲起客恨猿哀一相似漫

向孤危驚客心何曾解入笙歌耳 曾麻已放猿詩曰

孤猿瑣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
綠水任從聯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
吉師老放猿，詩曰：放爾千山萬里身。
野泉晴樹好為鄰。啼時莫近瀟湘岸，
明月孤舟有旅人。吳商浩巫峽聽猿詩曰：
巴江猿嘯苦響入客舟中。孤枕破殘夢，
三聲隨曉風。連雲波澹澹，和霧雨濛濛。
巫峽去家遠，不堪魂斷空。顧偉雪夜聽猿詩曰：
寒巖飛暮雪，絕壁夜猿吟。歷歷和羣雁，
寥寥思客心。繞枝猶避箭，過嶺却投林。
風冷聲偏苦，山寒響更深。聽時無有定。

靜裏固難尋一宿扶桑月聊看懷好音 王仁裕放猿

詩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
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慙白
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 又遇所放

猿再作詩曰嶠冢祠前漢水濱飲猿聯臂下嶙峋漸來
子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縲夢松餐
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時舊主人 王

周施南太守以猿兒為寄得之黔中生即頭白作詩答

之曰虞人初獲酉江西長臂難將意馬齊今日未啼頭
已白不堪深入白雲啼 彭蟾郡城放猿獻衛使君詩

曰千巖萬壑與雲連放出雕籠任自然葉灑驚風啼暮
雨月凝殘雪飲流泉臨岐莫似三聲日避射須依遶樹
年應解感恩尋太守攀蘿時復到樓前 蜀韋莊黃藤

山下聞猿詩曰黃藤山下駐歸程一夜號猿弔旅情入
耳便能生百恨斷腸何必待三聲穿雲宿處人難見望
月啼時兔正明好笑五陵年少客壯心無事也沾纓

閩徐夔猿詩曰宿有喬林飲一溪生來蹤跡遠塵泥不

知心更愁何事每向深山夜夜啼 宋文同詩岷嶺高

無敵來從第幾層攀援殊不倦趨捷爾誠能晚嘯思危

石晴懸憶古藤王孫非汝類只可以文憎 蔡襄答葛

公綽求猿詩曰子求樾猿書至閩我說猿意特贈君吾

州四扇列巖巘鉅木輳輳凌氤氲探窠裁檻走疾置十

日可到澄江清嗟憐庶品各有性拘憂適喜無間分彼

猿之類宅丘壑愛戀深厚編前文戲禽雖傳古仙者射

臂未議原將軍朝棲喬林之蒼莽夕飲幽澗之潺湲山
空月明一長嘯商船海上迎風聞君家東園豈不美檜
竹翠密蘭蕙薰斯猿儻別故時侶舉首斷隔千里雲

陸游哺猿詩曰有書嘗懶讀扶杖來東園摘此幽澗果
哺我高枝猿食果飲清泉猿計亦何闕但恐夜霜時腸
斷巴山月 元宋无猿詩曰巴峽猿聲愁斷腸冷泉照
影綠陰涼藤搖亂雨領兒過樹曬斜陽拾蟲忙獻果去
尋幽洞遠攀蘿來撼落花香空山月暗無人見啼入白

雲深處藏 錢惟善悼西山猿詩曰老衲敲松喚不還
黑衣何處落潺湲慣曾索果西湖上無復號弓楚峽間
挂月影沈千尺樹嘯雲聲斷萬重山羈雌寂寞成孤怨
更約他生獻玉環 明薛蕙江猿詩曰舟行轉江峽處
處響哀猿極浦雲方合連山雨正昏接條時自挂飲水
復相援不待三春盡先傷游子魂

原賦晉傅休奕猿猴賦曰余酒酣耳熱歡顏未伸遂戲
猴而縱猿何噉敗之驚人戴以赤幘襪以朱巾先裝其

面又丹其唇揚眉蹙額若愁若嗔或長眠而抱勒或嘆
咋而齧斷或顛印而踟躕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
類健兒或低眄而擇颯或抵掌而歌舞 增唐吳筠黑
猿賦曰雲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
暢羈客之涕霑襟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弄游
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肱澗飲命侶煙嘯或聚而
閑棲或分而迴趨 李德裕白猿賦曰觀其雖為異物
而猶善處動不為暴止皆擇所棲松鬱而不殘楂梨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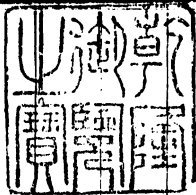
而後取顧鼯鼯與猱挺信莫得而儔侶若乃淩峻壑而
電曜挂長蘿而匏垂避側足而不履尚有畏於貼危

李子仞馴猿賦曰屈猛從絜宛安順游顧步蘭砌因依
蕙樓雖徘徊於厚養終惆悵以勞神夜廡幽陰憶南隴
之吟月花朝明媚想喬林之弄春

原贊晉郭璞白猿贊曰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盼而號
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增文唐柳宗元憎王孫文後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

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
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禾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
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衍衍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
其植故援之居山常鬱然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三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效

謄錄監生臣唐桂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二

獸部四

獼猴

果然

增獼猴附

猩

鬚鬚

貂

鼠

比肩獸

獼偷

獼

變

蒲牢

狴

增白澤

增角端

增獼

獼猴一

原毛詩草蟲經曰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獼

在威反

獼獼獼駿捷也其鳴噉噉而悲

增本草釋名曰

白虎通云猴候也見人設食伏機則憑高四望善於候

者也猴好拭面如沐故謂之沐而後人訛沐為母又訛
母為獼愈訛愈失矣說文云為字象母猴之形即沐猴
也非牝也猴形似愁胡故曰胡孫莊子謂之狙養馬者
廐中畜之能辟馬病俗亦稱馬留楚書謂之摩斯咤

本草集解曰猴狀似人而頰陷有噍

音歎藏食處也

腹無脾以

行消食尻無毛而尾短手足如人亦能豎行聲喁喁若
欸孕五月而生子生子多浴於澗其性躁動害物畜之
者使坐杙上鞭撻旬月乃馴也其類有數種小而尾短

者猴也似猴而多髯者獮也似猴而大者獮也大而尾
長赤目者禺也小而尾長仰鼻者狢也似狢而大者果
然也似狢而小者蒙頌也似狢而善躍越者獼騃也似
猴而長臂者猿也似猿而金尾者狨也似猿而大能食
猿猴者獨也 原抱朴子玉策記曰山中申曰稱人君
猴也猴壽八百歲 增又曰獼猴八百歲變為猿又五
百歲變為獮又一千歲變為蟾蜍 元康地記曰猿與
獼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 瓜哇國山多猴不畏人呼

以霄霄之聲則出或投以果實則其大猴先至土人

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 胡孫脂人摘去

毛髮者以塗之則不出 原爾雅曰累猴似猴南海人

名為累猴也攫似犬母猴也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盼

也狎攫父善顧雖印鼻而長尾

雌似獼猴而大蒼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末有

歧鼻露上向雨則自

又曰狢

女滑反

無前足狙攫屬也

懸於樹以尾塞鼻

據

竭於反

如豹而形似獼猴多鬚奮迅其頭能舉石以摘

於人也 又曰蒙頌似猴而小紫黑色可畜以捕鼠勝

猫 增蒙頌一名蒙貴乃雌之又小者也 獾純牡無

牝故又名獾父亦曰獾獾善攝人婦女為偶生子又神

異經云西方有獸名獾大如驢狀如猴善緣木純牝無

牡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而孕此亦獾類而牝牡相反

者 獾名曰獾獾又名馬化 虞按郭璞云建平山中

有之大如狗狀如猴黃黑色西山經云崇吾之山有獸

焉狀如禺長臂善投石名曰舉父即此也 原說文曰

穀火屋反類犬腰以上黃腰以下黑食母猴 增獨似猿

而大其性獨一鳴即止故諺曰獨一鳴而猿散或云即

黃腰也 狨狀大小類猿長尾作金色俗名金線狨輕

捷善緣木甚愛其尾人以藥矢射之中毒即自齧其尾
也宋時文武三品以上許用狨座以其皮為褥也 狨

毛柔長如絨可以藉可以緝故謂之狨而猿字亦從柔
也或云生於西戎故從戎也猿古文作獼象形今呼長
毛狗為猿取此象 獼狨說文作獼獼乃蜃蜃之屬黑

身白腰如帶手有長毛白色似握版之狀蜀地志云獼

猢猻似猴而甚捷在樹上歛然騰躍如飛鳥也 原劉欣

期廣州記曰猢猻母似猿無尾見人若慙屈頸叩頭打殺

得風還活

詳猢猻

增莊子曰今取猿狙而衣周公之服彼

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 原楚辭曰獼猴兮熊羆慕

類兮似悲 增西京賦曰杪木末獲獼猻 郭璞江賦

曰迅蜚臨虛以騁巧孤猻登危而雍容

獼猴二

增莊子曰吳王浮於江登於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
王命相者趣射之狙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
伐其巧恃其便以傲予以至此極也 列子曰宋有狙

公愛養狙而家匱將限其食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衆
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 原韓子曰燕
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
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
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曰寡人不能

觀也 增淮南子曰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皆據地而吐之此為未始知味者也 原漢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長信少府檀長卿為沐猴與狗鬪蓋寬饒奏免之 增抱朴子曰滕永叔常畜一大獼猴鎖著牀間犬忽齧殺之永叔便合鎖埋後百許日有見獼猴走上永叔承塵上驚指之曰獼猴何以被

傷血流斷走乎永叔曰始乃知猴死復有鬼也 搜神

後記曰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獼猴在妓女

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

知是猴所為乃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云初

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恰甚可愛笑語如人 南

史曰魚弘為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於

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為脯以供酒食 天監

起居注曰林邑王范績乞內附為臣兼獻白猴一頭

汀州志曰唐大歷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近鄰一家縱火焚屋里人懼亟走救火於是羣猴脫去野人閒話曰蜀中有楊千度者善弄胡孫會人言語一日內廡胡孫絕維上殿閣蜀主令射之三日不得內監奏千度能弄胡孫試令捉之楊遂以十餘頭戲於殿前內廡者亦在舍上窺之楊高聲曰奉勅把舍上胡孫來果立致於殿前蜀主大悅厚賜千度內臣因問其教之之術對曰胡孫乃獸實

不會人語先餌以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耳 湘山

野錄曰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
稽顙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
錄囚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二子煜感狙事罪
止於流

獼猴三

原抱梁

升木

素叔俳諧集常山王九命文曰及至圖
身失所羈勒人間馴纓服制惟意所牽

登楹而遨抱梁而眠拾撫遺餘恣口所便 毛詩曰無
教猱升木毛萇注曰猱猿屬也孫炎注爾雅曰猱母猴

也

丹脣 赤足

上傳休奕猿猴賦
下江乘地記並詳援

騎牛 服鼠

郭須魏晉世語曰司馬宣王辟周泰為新城太守尚書
鍾毓謂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
君明公之子少有文彩故守吏職獼猴乘土牛一何遲
衆賓悅服王充論衡曰蚊蟲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
於蚊蟲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猴服於鼠爪不利也 蟲質

獸身

譙子法訓曰人之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
禮其獼猴乎雖人像而蟲質也下見阮籍獼猴

賦

增孫供奉 尾君子

幕府燕閒錄唐昭宗播遷隨
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

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
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是也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
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前跳躍奮擊遂被殺清異錄
郭休隱居泰山畜一胡孫謹恪不踰規矩呼曰尾君子

獼父

王孫

嘉祐雜志獼部頭獼父也衣以俳優服常在昭宗側廣雅獼一名狙一名王

孫一名

擘齋

侵黍

昔人有畜子母猴一日齋飛下搏其子對母啄其腦食其髓胡

胡孫

孫哀鳴不食徑於廚中取肉一片戴頂上往中庭似有所伺逡巡齋果來搏肉胡孫兩手撿擘其翅齧腦食髓衆見之甚為快意神仙傳有人種黍山中患獼猴食之聞介象有道術乞辟猴之法象曰明日往視黍所望見羣猴便大喚語之曰已白介君教莫侵食黍此人明日往視黍遇羣猴適欲下樹因述象語遂各自還山

緣柱

滿山

上見梅堯臣詩山山僧云晏元獻南來獼猴滿野戲為

二程遺書程伯淳遊

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如拳

若

欵

崇安志武夷山多獼猴其小者僅如拳下見猴一本草集解

為鮓

嗽羹

異物志南

方人以獼猴頭為鮓 臨海異物志安家夷好啖猴
頭羹諺言人能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羹膾

獼猴四

增詩唐杜甫從人覓小胡孫詩曰人說南州路山猿樹
樹懸舉家聞若欬為寄小如拳預哂愁胡面初調見馬
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顛 宋梅堯臣詩曰嘗聞養
騏驎辟意繫獼猴供奉新教藝將軍舊病偷聊看緣柱
杪尚想傍崖頭更祝南州使如拳試為求 蘇轍山胡
孫詩曰山胡擁蒼翠兩耳白茸茸野樹啼終日黔山深

幾重啄雞探細石噪虎上孤峯被執應多恨筠籠僅不
容黃庭堅詩曰直宜少陵覓未解柳州憎婢喜常儲
栗奴顛屢掣繩

原賦後漢王延壽王孫賦曰原天地之造化實神偉之
屈竒道淵微以密妙信無物而弗為有王孫之狡獸形
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瞳

崖隅

五流

以眩

乎盼反

卹視職

最

睫以眖

乎恍反

睦

乎迷反

突

烏決反

高目而曲頰

儼

瞋

乎久反

歷而墮離鼻鼈

許解反

齧

許候反

以鼻

吸 歟許夾反

耳聿役以適

摘知口噤

呼泰反

呷以齟

咸則

反齟

部

脣

敝制狹反

啗

而懼反

以

皮

疋卑反

兒

妍卑反

齒

齟

齟

嚼

咍

染而

而

噤

而葉反

兒

儲

糧

食於兩頰稍委輸

於胃脾踈兔蹲而狗踞聲歷鹿而喔咿或喁

古厄反

喁而

噉

噉

的

嗅

火歷反

其若啼姿僭

儼

呼店反

而惣

贛

音豁貢

豁

盱

閱

以瑣

醢

眙

苔苑反

眙

子公反

而眙

眙

覓賜錫阮阮

眙

反

眙

眙

生

深

山

之

茂

林

處

嶄

巖之欽崎性獮猜

而猶疾態峰出而橫施緣百仞之高木攀窈窕之長枝

背牢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溪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

而登危若將頽而復著紛紜

黠

紜以陸離或羣跳

土弔反

而電透或瓜懸而瓠垂上觸手而拏攫下對足而登跂

互攀攬以狂接竄僚聊而奄赴時遼落以蕭索乍睥睨

以容與或蹂躪

決

以跳迸又咨陬而攢聚扶欽崙以揀

陳椽

勅緣反

躡危臬而騰舞忽湧逸而輕迅羌難得而覩

縷同甘苦於人類好哺糟而啜醢乃設酒於其側競爭

飲而跼

火緣反

馳顛

火蜀反

陋酌

火侯反

以迷醉矇眠睡而無

知暫掣髻

子公反

以縲火結反

縛遂纓絡以縻羈歸鎖繫於

庭廡觀者吸咽而忘疲

晉阮籍獼猴賦曰夫獼猴直

其微者也猶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貌乖殊而不純

外察慧而無度故人面而獸心性偏凌而干進似韓非

之囚秦揚眉額而驟睥似巧言而偽真整衣冠而偉服

懷項王之思歸耽嗜慾而眄視有長卿之妍姿沐蘭湯

而滋穢匪宋朝之媚人終嗤弄而處紕雖近習而不親

增文唐柳宗元憎王孫文曰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

呶啗呶疆疆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
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
藉披攘禾實未熟輒齧投注竊取人食皆以自實其
嚙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撓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
居山山恒稿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

果然一 猶附

原吳錄地里志曰九真胥浦縣有獸名果然獾一作

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此郡及日南皆有之 南方

草物狀曰果然獸生在山林上民人以毒弓射之剥取
皮皮文青赤白色縫相連作席出九真日南郡 南州
異物志曰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猿犬面
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
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
白為質黑為文視如蒼頭鴨脇邊斑文集十餘皮可得
一褥繁文麗好細厚溫暖 增國史補曰果然猿屬類
有髯鬚黑性好理髯又愛其類生相序死相赴取一果

然數十果然可得蓋聚族而啼殺之不去 夷堅續志

曰果然似猿而差大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為射中者則生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可謂仁義之獸矣 果然

九真土人號曰歌然 本草釋名曰大者為然為禺小

者為狢

或作狢

為雌

或作狢

南人名仙猴俗作猱獠

本草

集解曰爾雅雌仰鼻而長尾即此也毛采斑爛尾末有

岐雨則以岐塞鼻古者畫雌為宗彝亦取其孝讓而有

智也或言猶豫之猶即狢也其性多疑見人則登樹上

下不一甚至奔觸破頭折脛故人以比心疑不決者而俗呼駭愚為癡獠也 段氏遊蜀記曰戎人進果然褥阜褐碧三色相間

果然二

原賦魏鍾毓果然賦曰果然似猴象猿黑頰青身肉非嘉餽唯皮為珍

原啟梁張纘謝皇太子賚果然褥啟曰伏以狐裘熊席徒負舊名黑豹青猊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朔飈結宇吹

綸愧煖挾續慙溫但勤非伏寢恩重夜覆道媿經明坐
叨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顏

猩猩一

原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狌狌 又曰猩猩知人名
其為獸如豕而人面 爾雅曰猩猩小而好啼 禮記
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孫卿子曰猩猩能言笑亦二
足無尾而君子啜其羹食其馘故人非以二足無毛以
知禮也 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 淮

南子萬畢術曰歸終知來猩猩知往

歸終神獸

蜀志曰封

溪縣有獸曰猩猩體似猪面似人音作小兒啼聲既能人語又知人名人以酒取之猩猩覺初暫嘗之得其味

甘而飲之終見羈纓也

增裴炎序曰阮汧曾使封溪見邑人云猩猩在山谷間常有數

百為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著屐里人織草為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則知設者祖先姓字及呼名云奴欲殺我舍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甘味速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皆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肥泣而遣之或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米足其數若加之鞭捶而問之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輸

原華陽國志

曰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 廣志曰猩猩似狢聲如小兒啼不聞其言出交趾封溪縣 括地圖曰猩猩人面豕身知人名也 南方草物狀曰猩猩之獸生在野狀如狢子民人捕取交趾武平興古有之 增水經注曰猩猩猿形人面顏容端正善與人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其肉食之窮年無厭可以辟穀 逸書曰猩猩肉食之令人不昧 本草釋名曰猩猩能言而知來猶惺惺也 羅願爾雅翼曰古

之說猩猩者如豕如狗如猴今之說猩猩者與狒狒不相遠云如婦人被髮袒足無膝羣行過人則手掩其形謂之野人

據羅說則似乎後世所謂野女野婆者也

唐蒙博物志曰日南

有野女羣行覓夫其狀白色徧體無衣襦周密齊東

野語曰野婆出南丹州黃髮椎髻裸形跣足儼然若一

媼也羣雌無牡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蓋膝

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所殺死以手護腰間

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有文類符篆也

合二說與羅氏說觀之則

野女似即猩猩矣又雄鼠卵有文如符篆
治鳥腋下有鏡印則野婆之印篆非異也

獨異志曰

漢黃霸為封溪令部人陳廉攜酒并猩猩以獻霸問曰
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霸以其物有靈
開囊放之狴狴悲啼而去 雲嶠類要曰宋太祖平嶺
南求得猩猩如雄鳴而大取其血染色如渥丹與傳記
所載不同

猩猩二

增詩宋黃庭堅詩曰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 又曰

枕榔葉暗檳榔紅朋友相呼墮酒中

原替晉郭璞猩猩贊曰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
號音若嬰自然知往頗識物情

增銘唐裴炎猩猩銘曰爾形惟猿爾面惟人言不忝面
智不踰身

鬚髯一

增本草釋名曰爾雅作狒說文作𧢲從昌從囟從内象
形許慎云北人呼為土螻方輿志曰狒狒西蜀及處

州山中亦有之呼為人熊人亦食其掌剥去皮閩中沙

縣幼山亦有之呼為山大人或曰野人及山魃也 鄧

顯明南康記曰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
目開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食之 羽獵賦曰

鵲噪陽 張衡元圖曰梟羊喜獲先笑後愁 吳都賦

曰嚮嚮笑而被格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州靡國獻嚮

嚮 本草集解曰宋建武中獠人進雌雄二頭帝問土
人丁鑿鑿曰其面似人紅赤色毛似獼猴有尾能人言

如鳥聲善知生死力負千鈞反踵無膝睡則倚物獲人則先笑而後食之獵人因以竹筒貫臂誘之俟其笑時抽手以錐釘其唇著額候死而取之髮極長可為頭髮血堪染鞞及緋飲之使人見鬼帝乃命工圖之

髣髴二

原掩目

反踵

山海經其狀如人而長黑身有尾反踵見人則笑笑則上唇掩其目交趾及南

康郡山中有大者丈餘

說文曰嚮嚮

山都

山海經曰嚮嚮

人身反踵自笑嚮音愚玉篇音扶沸反

俗呼山

泉羊

說文曰嚮嚮一名泉羊

如人

爾雅曰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都也

如麕

說文曰嚮嚮如麕善登木

鬚鬚三

增贊晉郭璞鬚鬚贊曰鬚鬚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
脣蓋其目終亦號咷反為我戮

貂一

原說文曰貂鼠屬也而大黃黑色出丁零國 廣志曰
貂出扶餘挹婁 魏畧曰扶餘國出貂獬 魏志曰烏
丸傳挹婁國出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 魏書曰鮮

卑有貂鼯子皮毛柔軟故天下為名裘 增本草釋名
曰貂亦作鼯羅願云此鼠好食栗及松皮土人呼為栗
鼠松狗 原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
皮詣闕朝賀 江表傳曰遼東太守遣使詣孫權送貂
皮千枚欲舉國歸吳 增五代史曰耶律德光脫白貂
以衣晉高祖

貂二

原啟梁簡文謝勅賚貂坐褥席啟曰東瀛美毳不著馬

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冰
特降殊私溫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十種李頌漢被
楊降曹氈不足以髣髴弘慈連類聖澤

鼠一

原易曰艮為鼠

爾雅曰鼯鼠

墳地中行者

鼯鼠

以類裏藏食

鼯

鼠

有委

鼯鼠

鼯音斯

鼯鼠

似鼯赤黃色大尾

鼯鼠

音

鼯鼠

音

時

鼯鼠

音

鼯鼠

鼯音石頭似兔尾有黃

鼯鼠

音

鼯鼠

音

鼯鼠

豹文鼯鼠

文彩如豹

漢武時得此

鼯鼠

音南見切似鼠

而蒼黑色在樹

終軍知之賜帛百匹

鼠

木
上鼯鼠夷嶋

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亦名飛生音如人食火煙

增本草釋名曰

鼠尖喙善穴故南陽人謂之鼯

音錐

鼠其壽最長故俗稱

老鼠其性疑而不果故曰首鼠嶺南人食而諱之謂為

家鹿 原說文曰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凡鼠之屬皆

從鼠鼯鼠出北地可作裘鼯五伎鼠也能飛不能上屋

能緣不能窮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

能先人 又曰鼯鼠伯勞之所化也鼯鼠令鼠也

增令玉篇

作鼯鼯屬廣韻班鼠也

原本草曰鼯鼠世中一名隱鼠形如鼠

而無尾黑色長鼻 增田鼠偃行地中能壅土成垤故
得諸名 隱鼠陰穿地中而行見日月光則死 田鼠
類鼠而肥多膏旱歲為田害 鼯脚絕短僅能行尾長
寸許目極小項尤短最易取或安竹弓射取飼鷹 月
令季春田鼠化為鴽夏小正八月鴽為鼠是二物交化
如鷹鳩然也 原莊子曰鼯鼠飲河不過滿腹 廣志
曰白猿長尾白腹善緣登若家鼠小異者鼯鼠深目而
短尾苗鼠者野鼠也小而短尾天鼠以皮為裘今常名

其裘為天鹿裘黃鼠在田野間為羣害穀麥善走凡狗
不得惟鼠狼能得之 增黃鼠晴暖則出坐穴口見人
則交其前足拱而如揖乃竄入穴即詩所謂相鼠有體
韓文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古文謂之鼯鼠遼人呼為
鼯狸或以鼯狸為竹鼯狸獾者非亦名令邦 黃鼠狀
類大鼠黃色而足短善走極肥穴居有土窖如牀榻之
狀者則牝牡所居之處秋時畜豆粟草木之實以禦冬
各為小窖別而貯之村民以水灌穴而捕之味極肥美

如豚子而脆皮可為裘領遼金元時以羊乳飼之以供
上饕以為珍饌千里贈遺最畏鼠狼能入穴銜出也北
地又有青鼠皮亦可用銀鼠白色如銀古名鼯鼠抱朴
子言南海白鼠毛可為布也百感錄云西北有獸頭黃
鼠短喙無目性狡善聽聞人足音輒逃匿不可卒得土
人呼為瞎撞亦黃鼠類也 宣大間產黃鼠土人珍之
凡捕之者必畜鬆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
其有無有則入齧其鼻而出 原毛詩曰相鼠刺無禮

也衛文公正其羣臣而刺在位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
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又曰碩鼠碩
鼠無食我黍詩義疏曰樊光謂即爾雅鼯鼠也許慎云
鼯鼠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交前兩脚
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遂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
伎或謂雀鼠其形大故序云石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
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草
又謂螻蛄為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士名蟲鳥物異名同

故記也 增鼯鼠居土穴樹孔中形大於鼠頭似兔尾

有毛青黃色與鼯鼠俱為田害鼯小居田而鼯大居山

也范成大云賓州鼯鼠專食山豆根土人取其腹乾之

入藥名鼯鼠肚 碩大也似鼠而大也關西方音轉鼯

為鼯訛鼯為雀蜀人謂之鼯鼠取其毛作筆後亦大也

原山海經曰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兔首麋

耳其音如啤犬以其尾飛名曰耳鼠可禦百毒 增按

許慎說文云鷖飛且乳之鳥也故字從鳥又名飛生從

鼠以似形也此物肉翅連尾飛不能上易至礪墜故謂之鷲俗謂痴物為鷲義取乎此亦名鼯鼠與螻蛄同名關西山中甚有毛極密俱向下飛人捕取皮為暖帽按郭氏注爾雅云鼯鼠脚短爪長尾長三尺許飛而乳子子即隨母後性喜夜鳴山海經云耳鼠即此也其形翅連四足及尾與蝠同故曰以尾飛生嶺南者好食龍眼人取其皮毛與產婦臨蓐時持之令兒易生原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曾冰萬里厚百丈有磤鼠在

冰下出焉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
已熱其毛長可八尺可以為蓐卧之可以却寒其皮可
以蒙鼓其聲千里有美尾可來鼠

此尾所在鼠
輒入此聚

束皙

發蒙記曰西域有火鼠之布東海有不灰之木 增神

異經曰南方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
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暴風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
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
出外而色白以水沃之即死織其毛以為布名火浣布

原南康記曰南康英山石室號金堂內金色有金鼠

時見 魚豢魏畧曰大秦國出辟毒鼠 增土撥鼠生

西番山澤間穴土為窠形如獺土人掘取食之魏志云

大秦國辟毒鼠似近此也

按唐書有鼯鼯

音駝

鼠鼯

鼯言其肥也唐韻作鼯

音僕

鼯俗訛為土撥耳蒙古人名

鼯刺不花皮可為裘甚暖濕不能透 原晉太康地記

曰烏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鼠尾短形如家鼠穴入

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為牝牡 增郭璞曰其鳥為鵲

其鼠為鼯 原梁州記曰犂水北犂鄉山有仙人唐公

房祠有一碑廟北有大坑碑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

登仙故為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

所謂唐鼠者也

博物志曰唐房升仙難狗並去惟以鼠惡不將去鼠悔一月三吐腸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竹鼠如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縣

增竹鼠嶺南所珍其狀類松鼠大如兔亦曰竹鼯重可

二三斤此鼠食筍故腴美得之最艱 竹鼯亦名竹狔

鼯狀其肥狔言其美也 燕山錄曰煮羊以鼯煮鰾以

蚊物性相感也 本草集解曰鼠類頗繁爾雅說文所

載後世不能悉知

鼯鼯鼯鼯鼯鼯鼯八鼠皆無考証

後世所知者二書

或未盡載可見格物無窮也

鼯鼯

音離

孫愐云小鼠

也相銜而行

按泰記及草木子皆載羣鼠數萬相銜而行以為鼠妖者即此也

鼯鼯

音劬

似鼠而小即今地鼠也

鼯鼠今契丹交河北地

有跳兔頭目毛色皆似兔而爪足似鼠前足僅寸許後

足近尺尾亦長其端有毛一跳數尺止即蹶仆此即蹶

鼠也

詳比肩獸

鼯狀似鼠而身長尾大黃色帶赤其氣極

臊臭許慎所謂似貂而大色黃而赤者是也其毫與尾可作筆嚴冬用之折不折世所謂鼠鬚栗尾者是也按

廣雅鼠狼即鼯也一名鼯

音谷

鼠一名地猴江南呼為鼯

其色黃赤如袖故名此物健於捕鼠及禽畜又能制蛇虺莊子所謂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者是也鼯鼠極細卒不可見食人及牛馬等皮膚成瘡至死不覺故亦曰甘口鼠爾雅云有螫毒左傳云食郊牛角者即此物也原劉敬叔異苑曰西域有鼠王

國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白然帶以金
枷商賈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世得沙
門咒願便獲無他衆僧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
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為王 增酉陽雜俎曰舊說鼠
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說鼠母溺一滴成一鼠時有
鼠災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鼠其肉甚美

按晉書云宣城郡出驢鼠大如牛形似鼠庠脚類象而
驢蹄毛灰赤色胸前尾上白色有力而鈍金樓子云晉

寧縣境出大鼠狀如牛土人謂之偃牛時出山遊毛落
田間悉成小鼠苗稼盡耗梁書云倭國有山鼠如牛又
有大蛇能吞之又爾雅云鼪身似鼠而馬蹄長鬚而賊
一歲千斤秦人謂之小驢者即此物也 錄異記曰鼪
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百指形大重千餘斤出零陵
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為惡者鼠輒入其田中振落
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鼪鼠者治其皮
為帶頗能滿皺為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有異人多

寶之 原抱朴子內篇曰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

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
及千里外事也 郭氏玄中記曰百歲之鼠化為蝙蝠

方言曰蝙蝠自闕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

老鼠或謂之仙鼠自闕而西秦隴之間謂蝙蝠北燕謂
之蠹蠟 淮南子萬畢術曰狐目狸腦鼠去於其穴被

髮向北呪殺巫鼠 又曰使蟹捕鼠必不得 博物志

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增段成式曰鼠食鹽而

身輕食砒而即死 又曰鼠膽在頭活取則有 原地

鏡圖曰黃金之見為火及白鼠 增錄異記曰白鼠身

毛皎白耳足紅色眼眦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
掘之當獲金玉鼠五百歲即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

原百怪書曰鼠咋人衣領有福至吉 增續雜俎曰

鼠齧上服有喜凡齧衣欲得有蓋無蓋凶 原京房易

飛候曰鼠舞國門厥咎亡鼠舞於庭厥咎誅死 風角

要占曰長吏居官厭盜賊法以生鼠九枚置籠中埋於

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 雜

五行書曰傳部取傳部地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
四角鼠不食蠶塗倉而鼠不食稻以塞垣百日鼠種絕
增瑣碎錄曰甲子夜鼠伏庚申夜蝙蝠伏 朝野僉

載曰嶺南獠氏好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
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筋夾取咬之唧唧作聲
故曰蜜唧 雲南志曰廣南儂人飲食無美味嘗醢麕
鼠捕飛蟲噉之 原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 莊子曰百鳥高飛以避矰弋之患 鼯鼠深穴於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 增尸子

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說文山如堂者密

原賈誼

書云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近器尚憚况貴大臣之近於帝王乎

鼠二

原左傳曰齊侯將為臧紇田紇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

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伐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曰社鼠者不可薰不可灌君之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之謂社鼠也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鵯雛子知之乎夫鵯雛發南海飛至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鵯得腐鼠鵯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

以梁國嚇我耶 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

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上而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
中而笑鳶墮腐鼠而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久
矣常有輕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請滅
其家乃攻於虞氏大滅之 史記曰李斯少時為鄉中
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人犬數驚之入倉見鼠食積
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乃歎曰人賢不肖如鼠在所
自處耳 又曰張湯杜陵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外湯

為兒守舍而鼠盜肉其父還怒乃笞湯湯掘遂得盜鼠
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

謂傳囚也爰易也
以此書易驗也

訊鞠論報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
吏漢書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訟延壽

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何
容易硜硜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
穴坐銜窠藪也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徙武北海上
無人處使牧羝羊羝羊生乳乃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

乃掘野鼠草實而食之 增搜神記曰漢成帝建始四

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蘗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

上為巢桐柏為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升 原竇

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僚大會

靈臺得鼠身如豹文榮有光澤世祖異之問羣臣莫知

惟攸對曰名鼯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

書如攸言賜帛百匹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 魏志

曰公子倉舒早慧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罪

冲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太祖問之冲對
曰鼠齧衣不吉是以憂戚太祖曰無所苦也俄而庫吏
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馬鞍懸柱乎一
無所問

詳諸王

又臧洪傳曰洪為袁紹所圍糧乏乃掘

鼠而食 增酉陽雜俎曰王肅以銅為逐鼠丸晝夜自
轉 原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
衣冠出廳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
幘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入復更出日適中鼠

曰周南汝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蹶而死即失衣冠視如常鼠也 秦州記曰乞伏虜乾歸未移枹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各銜馬屎羣移而度洮隴二水悉至枹罕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 晉陽秋曰大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 增晉書曰郭璞過江宣城太守殷浩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牛灰色卑脚脚類象鼻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

浩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得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
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兔并精見二午
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
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遂去不復見郡紀綱上
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邦亭驢山君鼠使詣
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晉淳于智善
厭勝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智曰是欲殺君而不
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作田字使露手卧明

旦有大鼠伏死於前 原幽明錄曰吳北寺終祚道人

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
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臾犬至
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市顧十擔水來鼠已逆
知之云止欲水澆取我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
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
何時處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叛後試
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祚當為商賈閉其戶而

謂鼠曰汝欲我富耳今遠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
失也時桓靈寶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錢竊
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怪亦
絕遂大富 述異記曰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
蔡鐵善卜宣射得一白鼠置函中乃召鐵使卜函中何
物謂中者當厚賞否即加重罰鐵兆成笑曰具已知矣
公曰狀之鐵曰允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
孕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

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 增金樓子曰齊鬱林王夜中

與宦者共刺鼠至曉每夜輒得十籃 南史曰東昏侯

在東宮常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 談藪曰北齊蕭悉

達服帶為鼠齧楊遵彥戲之曰當遷官未幾除家令尋

失官鼠後齧其鞞遵彥曰當復得官悉達曰鼠便為吏

部尚書何闕人事 北齊書曰李曉字仁略釋褐負外

侍郎余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為鼠所噬遂不成

行得免河陰之難 孔帖曰黃君漢為李密守柏崔義

元見羣鼠渡河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

舊唐書曰蜀賓國武德十六年獻褥持鼠喙大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即嗅而尿之瘡即愈 五行志

曰龍朔元年涪州貓鼠同處 又曰弘道初梁州倉有

大鼠長二尺餘為貓所齧數百鼠反齧貓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擊殺之餘皆去 孔帖曰李林甫一日取

書囊訝其重開而視之一大鼠躍出化為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以物擊之鼠即應手而斃林甫惡之月餘

而卒 廣異記曰御史中丞畢杭為魏州刺史陷於祿

山賊中尋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枚遊戲自若家人擊殺明日羣小人白服而哭載死者以喪車凶器一如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中作冢葬畢遂入南牆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熱湯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十餘日杭一門遇害 河東記曰李知微夜遊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聚立古槐下有一些紫衣者

擁侍十餘輩悉稍長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為西閣舍
人一人曰某當為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為司文府史
一人曰某當為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為馳道都尉一
人曰某當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為遊佃使者一人
曰某當為東垣執戟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掘視之
乃鼠也 宣室志曰寶應中有李氏家於洛陽不畜豕
者三世忽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食私堂既坐而門外
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李氏親友乃

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圯無一傷者 又曰

唐縉大歷中嘗將入朝其前榻囊中忽有一鼠長尺餘躍出公大懼後數日貶縉雲守 唐書曰路敬潛為遂

安令到官有鼠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擁仗而號敬潛不為懼久之遷衛令 又曰王孝傑為清邊道總管初

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 闕史曰許昌都尚書士美元和末

為鄂州觀察一日晨興束帶已畢左手引鞞未及陷足

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立而舞八座大怒驚叱之畧
無懼意自擲鞵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墜於鞵中聞
奇錄曰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
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窺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
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遷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
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
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貓皆云鼠報 酉陽雜俎曰田
在寶太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

端聚葉似鷓鴣巢在顛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

卓英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 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

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大半無穗有人就田畔刷鼠穴求

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

劫鼠倉飢民皆出求食濟活甚衆 洞微志曰虞部郎

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通謁云江州進士褚昌及見之

如十歲小兒出一啟為贄曰幽室微光寒泉涸滴莊周

之壑已空孔緒之車何適仁得問孔緒之車出何書乃

厲聲呼仁得祖父名化為大鼠入倉而去 孫光錄曰
陳太者家貧好施嘗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或上或
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
藏遂掘之果獲白金五十錠 稽神錄曰建康人方食
魚棄魚頭於地俄而壁下地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
人不盈尺手執長槊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即
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焉惟有筋一隻了不見甲
馬無何其人卒 又曰太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竈下

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選補興化尉竟無怪又曰龍武統軍柴再用嘗在廳事憑几獨坐忽有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牀几盡壓碎再用後為盧鄂宣三鎮節度使卒又曰蘇長史者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吾必獨住始宿一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道士冠褐衣來謁蘇

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禍及蘇怒持杖逐之
皆走入宅後竹林而沒即掘其處獲鼠三十餘頭皆殺
之宅不復凶矣 又曰侍御史盧樞言其昔為建州刺
史嘗暑夜獨居寢室望月於中庭既出戶忽聞堂西階
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
男女雜坐飲酒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席中一
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因歎叱須臾坐中皆
突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日罷郡新政家有貓名白老

既至白老自堂西階地中獲鼠七八皆殺之 宋高僧

傳曰釋善無畏至烏菴國有白鼠馴擾日獻金錢 宋

史曰神宗生於濮王宮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遼史國

語解曰地拍田鼠名正旦日上於窗間擲米團得隻數

為不利則燒地拍鼠以禳之 元五行志曰至正二十

年慶陽延安寧安等州野鼠食稼初由鵝卵化生既成

牝牡生育日滋百畝之田一夕俱盡 明成化二年長

樂士人陳豐獨坐山齋梁上二鼠相鬪忽墜為二老翁

長可五六寸對坐劇飲聲如小兒既而有二女子歌舞
勸酬其歌詞云天地小如喉紅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
都被紅輪誤又云去去去此間不是留儂處儂住三十
三天天外天玉皇為儂養男女酒既闌乃合為一大鼠
向士人作拱揖狀而去

鼠三

原食火

飲泉

爾雅曰鼯鼠夷由郭璞注曰狀如小狐
食煙火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

沈懷遠南越志鼯鼠似鼯
鼠常洞地穴飲泉噬竹

銜炷

齧鞍

釋法顯佛遊
本記曰祇園

精舍燒香燃燈續明日月不絕鼠銜炷燒
幡蓋遂及精舍都盡

下詳鼠二魏志

玉星金

室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

尾白

毛蒼

郭璞洞林曰宣

城郡有隱鼠大如牛形似鼠象脚脚有三甲皆如驢蹄
身赤色胷前尾上白異物志曰鼠母頭脚似鼠毛蒼
口銳大如水平而畏狗

盜肉

捧珠

上詳鼠二史記劉敬叔異苑

曰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佳南壑夜有大鼠
浮水而來伏喜夫奴床角奴慙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
勢既退喜夫得反故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裏

有皮

無骨

上詳鼠一毛詩

干寶搜神記曰晉太康中曾稽

肉而無骨

腹白

背蒼

上詳鼠一廣志

郭璞曰鼯鼠狀如小狐似蝙蝠肉足短尾頭脇毛

紫背上蒼文腹下黃喙領雜白也

爪長

尾短

爾雅曰鼯鼠夷由郭璞注曰狀如小狐脚

短爪長下

食鳥

毀牛

爾雅曰鼯鼠郭璞注曰江東呼鼯鼠者似鼠大而食

詳鼠一廣志

鳥在樹木上也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蚤

尾飛背

鼯雖細因於安寢鼯鼠雖微猶毀郊牛

騰

上詳鼠一山海經下見郭璞飛鼠贊

肉萬斤

壽三百

上神異經下抱朴子並

詳鼠

見東宮

獲北苑

晉起居注曰元康元年五月白鼠一見東宮魏書曰永

興三年春於北苑獲白鼠

穿墉

發機

詩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

尋死剖之腹中三子盡白

墉千鈞之弩

貓食

犬捕

大蜡迎貓為其食田鼠也使犬捕鼠

不為鼯鼠發機

畏人

聞論

詩序碩鼠刺貪也刺其君蠶食於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說苑曰梁上鼠飽聞長

者論

正月出

季春化

大戴禮曰正月田鼠出田鼠者
魃鼠也月令云季春之月田

鼠化

見芳林

養會稽

齊武時白鼠見芳林園中
會稽山中有入姓蔡隱山中

為駕

養鼠千頭呼之即來遣之

增吐腸

燒尾

上詳鼠一
梁州記

即去時人謂之稻仙也

瑣言竇璠久不第晚娶宇文翊女遂登科時杜尚宅遺

火云因鼠尾曳火而作韋說因謂璠曰魚將化龍雷為

燒尾近日鼠亦有

盜米

齧衣

劉敬叔異苑南陽趙
度少好異術度有白

燒尾者璠大慙

米為鼠所盜乃披頭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長

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噉者過惟止者十餘乃剖腹

視之有米在焉

許邁別傳曰邁小名映有鼠齧映衣

乃作符召鼠畢至中庭映曰齧衣者留不齧衣者去羣

鼠並去惟一鼠獨住

書符

銘刀

桂苑叢談僖宗末
廣陵丐者杜可均

伏於中庭而不敢動

嘗大雪訪街西酒家姓樂者求飲見主事者曰人以衣
襖換酒收藏不謹鼠齧其衣杜即令治淨室曰頃年記
一符能却鼠試書之既有驗可書此室永無鼠矣主得
符焚之鼠遂絕

蘇軾却鼠刀銘野人有刀不愛遺余

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
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
於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窸窣叱呵不去啖齧棗
栗掀盂砥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踞壁家為兩門
窘則旁出輕趨捷猶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
有甚者聚為怪妖晝出羣鬬相視睚眦昨昨舞於端門與王
離居貓見不噬又乳於家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
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為不誠
試之彌旬凜然以驚夫貓驚禽晝巡夜伺拳臂弭耳目
不及顧鬚搖於穴走赴如驚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
何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為畏相
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喻是亦何勞

走

穴入角

孔帖黃巢檄閔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五代史南漢劉龔病卧召右僕射與

語曰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漸小耳

橫庭出穴

李賀詩橫庭鼠逕空土澀梅

堯臣詩飢

上繫

窺髡

蘇軾詩卧看飢鼠上燈檠黃庭堅詩近來鼠輩欺猫死

鼠稍出穴

窺髡翻盆

鬪穴中

伏花間

春秋後語秦韓相攻軍於闕與趙王問庶頗曰

攪夜眠

可救否對曰道遠險隘難救也又問趙奢對曰道遠險

狹譬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嶺表錄異紅飛鼠多

出交趾廣莞瀧州背腹有深毛茸茸然惟肉翼淺黑色

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其一不去南中婦

人皆買而帶

算減一升

射得三子

西京雜記曹元理算東西園米

之以為媚藥

不差圭合西園差一升乃有大鼠可容一升唐袁天

罡子客師高宗置一鼠於匣令術家射之皆曰鼠客師

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
四於視之鼠生三子矣

鼠四

原騏驎不捕

騏驎使捕鼠不如狸狌

孟賁必噬

淮南子曰孟賁探鼠穴必

噬其指失

增社君

抱朴子山中稱社君者鼠也

有牙

王元之詩夜辟頻驚

其勢也

鼠有

舞宮門

漢書昭帝時燕有黃鼠銜其尾舞於王宮端門中王使吏以酒脯飼之鼠舞不

休一日一夜時燕王旦謀反將敗之象

愛行跡

世說晉簡

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文為撫軍時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

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不悅門下曰鼠被

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

饑鼯啼

文選飢鼯夜啼喻荒旱意

銜尾

渡李密將敗屯營羣鼠相銜尾以渡於洛經月不絕

進退其行韓子狐鼠進退其行一前

一却故也

首鼠兩端

漢書首鼠兩端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

貓

鼠同乳

朱泚軍中貓鼠同乳崔祐甫曰可弔不可賀

蛇鼠相關

景雲間有蛇鼠鬪於

右威衛營東衙槐樹上蛇為鼠傷鬪者兵象

鼠五

增詩唐曹鄴官倉鼠詩曰官倉老鼠大如牛見人開倉亦不走健兒無糧百姓饑誰遣朝朝入君口
宋梅堯臣聞鼠詩曰燈青人已眠饑鼠稍出穴掀翻盤盂饗驚

聒夢寐輟惟愁几硯撲又恐案書齧癡兒效猫鳴此計
誠已拙 王元之竹廳詩曰商嶺多修篁蒼翠連山谷
有鼠生其中薦食無厭足春筍齧生犀秋筠折寒玉飫
飽致肥脂優游恣蕃育林密爲不覺穴深犬難逐鳳凰
餓欲死彼實無一掬惟此竹間廳琅玕長滿腹暖戲綠
叢陰舉頭傲鴻鵠不知商山民愛爾身上肉有鉅利其
鋒有錐銛於鏃開穴窘如囚洞胸聲似哭膏血尚淋漓
携來入市鬻竹也比賢良鼠分類商俗所食既非宜所

禍誠知速吁嗟狡小人乘時竊君祿貴依社樹神俸盜
太倉粟朝見秉大權夕聞罹顯戮彼狡無害賢彼鼠無
食竹 蘇軾竹鼯詩曰野人獻竹鼯胷腹大於盞自言
道旁得採不費置網鷗夷讓圓滑混沌慙瘦爽兩牙雖
有餘四足僅能髣逢人自驚蹶有若兒脫襁念茲微陋
質刀几安足枉就擒太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孤熊
擇獸行舐掌

原賦後魏盧元明劇鼠賦曰跖竇排虛巢居穴處惟飲

噬於山澤悉潛決於林籟故寢廟有處茂草別所矧乃
微蟲乖羣異侶干紀而進於情難許爾雅所載厥類多
種詳其容質並不足重或處野而隔陰山或同穴而鄰
蟠冢或飲河以求飽腹或喻煙而遊森聳然今者之所
論出於人家之壁孔嗟乎在物最為可賤毛骨莫充於
玩賞脂肉不登於俎膳故淮南輕舉遂嘔腸而莫追東
阿體拘徒稱仙而被譴其為狀也惛悞咀吁睢離睽睨
賢似麥穗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類槐葉初生尾若杯

酒餘瀝乃有老者羸體疥癩偏多姦計衆中無敵託社
忌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閉巧能推覓或尋繩而下或自
地高擲登機緣櫃盪扉動帝忉忉終朝轟轟竟夕是以
詩人為辭實云其碩盜干湯之珍俎傾留髡之香澤傷
繡領之斜製毀羅衣之重襲曹舒由是獻規張湯為之
被謫亦有閒居之士倦遊之客絕慶弔以養真素擯左
右而尋詩易庭院肅清房櫳虛寂爾以羣鼠乘間東西
攢擲或牀上捋髭或戶間出額貌甚舒暇情無畏惕又

領其黨與欣欣奕奕歌覆箱奩騰踐茵席共相侮慢特
無宜適嗟天壤之含弘產此物其何益 增宋蘇軾黠
鼠賦曰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
童子燭之有索中空嚶嚶聲聲在索中曰嘻此鼠之
見閉而不得出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
有死鼠覆而出之墮地而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
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索中索堅而不可穴也故
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也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

原贊晉郭璞鼯鼠贊曰有鼠豹采厥號為鼯漢朝莫知

郎中能名賞以束帛雅業遂盛 又鼯鼠贊曰鼯之為

鼠食煙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藉孕婦人為大任

又鼯鼠贊曰小鼠曰鼯實有螫毒乃食郊牛不恭是

告厥譴惟明徵乎其覺 又鼯鼠贊曰五能之鼠伎無

所執應氣而化翻飛駕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 又飛

鼠贊曰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鳴鼓翰儵然背騰用無

常所惟神斯憑

增說唐柳宗元永某氏鼠說曰永有某氏者拘忌異常
以為己生歲值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倉廩庖厨
悉以恣鼠不問由是室無完器椀無完衣晝累累與人
兼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由是徙居他州後人來
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恣暴尤甚何以
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童羅捕之殺鼠
似丘嗚呼彼以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比肩獸一

原瑞應圖曰比肩獸者王者德及幽隱鰥寡得所則至

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岨虛比為邛邛岨

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岨虛負而走其名曰蜚 呂氏

春秋曰北方有獸名蜚鼠前而兔後 增埤雅曰蜚前

足纔寸許後足凡一尺 張揖注漢書曰邛邛青獸狀

如馬巨虛似驪而小本草稱巨虛食菴閣子而仙則是

物之至駿者也 說苑孔子曰蜚非性之愛邛邛巨虛

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蜚也為其得

甘草而遺之故也

比肩獸二

原贊晉郭璞比肩獸贊曰蜃與巨虛乍兔乍鼠長短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膂

狹獮

原虎爪

龍首

爾雅曰狹窾類龜虎爪食人迅走龜勃俱切海內經狹窾龍首而蛇身居於

弱水中

少咸山獸

山海經曰少咸之山獸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狹窾其音

食人

如嬰兒

堯時民害

淮南子曰堯時狹窾為民害堯乃使羿殺之

食人

獾一

原白豹

黃熊

爾雅曰獾白豹也郭璞注曰似熊小頭

直中實少髓皮辟濕

說

啖鐵

食腦

抱朴子曰東方識啖鐵之

文曰獾似熊黃色出蜀

獸寶類神禹之書大荒之籍矣

神異經曰西荒之中

有獸焉長短如人著敗衣手虎爪名獾焉欲食人腦或

舌出盤地丈餘人先聞聲燒火石

色蒼白皮溫煖

以投其舌乃死不然食人腦矣

廣志曰獾大如驢色蒼白

增獅首

象鼻

爾雅獾獅首豺鬣銳

紙鐵消十斤其皮溫煖

髻犀脚圖經獾象

切玉

消鐵

爾雅獾鼻可為兵切玉物類相感

鼻犀目牛尾虎足

志獾溺能消鐵為水昔閔氏誤吞針入

腹刺血盈盤以獾溺服之其針消矣

賜皮畫屏

孔帖薛萬均卒後嘗賜羣臣獬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
愴然曰萬均朕舊熟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舊此賜乎

因命即焚之

本草集

食鼎釜

充佛牙

本草集解
今然蜀及

解唐世多畫獬作屏

峨眉山中時有獬土人鼎釜多為所食
圖經其齒骨極堅以刀斧椎鍛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為
佛牙佛骨以誑俚俗

獬二

增贊唐白居易獬屏贊曰獬者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
辟瘟圖其形辟邪遂為贊云邈哉奇獸生於南國其名
曰獬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

出劔戟省用銅鐵羨溢貺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
王法不一爍鐵為兵範銅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
山不剗何谷不墮銖銅寸鐵固有子遺悲哉彼貺無乃
餒而嗚呼匪貺之悲惟時之悲

夔

原跼蹕

翹跬

一足跼蹕而行
選夔翹跬於夕陽

文

音如雷

帝王世
紀云黃

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
角能走出入水則風雨其音如雷名曰夔

形如鼓

山有

夔如鼓

一足

蒲牢

原求食海畔

鑄形鐘上

文選李善注曰海畔有獸名蒲牢性畏鯨每食於海畔鯨

躍蒲牢則鳴聲如鐘又云今人多鑄蒲牢之形於鐘上所撞為鯨形擊鐘每天子出則擊之

狴

原無兩足

購百錢

爾雅曰狴無前足郭璞注曰晉太康七年台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

狗豹文有角兩脚即此種類也或說狴似虎而黑無前兩足說文曰狴獸無前兩足漢律能捕狴獸購百錢

增詔求

服貴

唐書長慶中河東節度使李聽貢狴三頭狴猛捷之獸也穆宗好畋遊嘗

詔詣道廣求此獸搜踐山谷郡縣告勞防虞籠檻甚於豺虎及至林苑往往噬人後穆宗亦盡令逐及敬宗即

伍聽復獻之

唐回鶻傳黠戛

斯國服貴貂納納說文作𧢲

白澤

增山海經曰東望山有獸名曰白澤能言語王者有德
明照幽遠則至 黃帝內傳曰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
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
神之事自古及今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
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乃作辟
邪之文以記之

角端

增宋書曰角端鹿形馬尾綠色獨角角在鼻上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譯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一說旄星之精也 癸辛雜志曰元太祖駐師西印渡有大獸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作人語曰此非帝王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進曰此名角端聖人在位則奉書而至能日馳一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

獺一 山獺海獺附

增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率以正月取魚水傍四面陳之謂之祭魚能知水之高下其為穴必預度水所不至鄉人以是為潦水之候舊說諸畜肝數皆定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則十二葉 本草釋名曰字說云正月十月獺兩祭魚知報本反始獸之多賴者其形似狗故字從犬從賴大者曰獺又鹽鐵論以獨為獺羣為獺如獺之與獨也 本草集解曰獺四足俱短頭與身尾

皆褊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居水中亦
休木上嘗縻致大水甕中在內旋轉如風水皆成旋渦
西人以其皮飾毳服領袖云垢不著染如風靈瞽目但
就拭之即去也 又云古有獼飲酒而斃之語物之性
也今川沔漁舟往往馴畜使之捕魚甚捷亦有白色者
或云獼獼無雌以猿為雌故云猿鳴而獼候 叙例曰
獼膽分杯常試不驗惟塗於盞唇但使酒稍高於盞面
分杯之事亦古今傳誤也 山獼出廣之宜州峽峒及

南丹州土人號為插翹其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
皆避去獼無偶則抱木而枯狴女春時成羣入山采物
獼聞婦人氣必躍來抱之次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
之負歸取其陰一枚直金一兩若得抱木死者尤奇貴
峒獼甚珍重之私貨出界者罪至死然本地亦不常有
方士多以鼠璞猴胎偽為之試之之法但令婦人摩手
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即躍然而動蓋陰氣所感也
海獼生海中似獼而大如犬脚下有皮如胼拇毛著

水不濡以其皮為風領云亞於貂焉如淳注博物志云海獺頭如馬自腰以下似蝙蝠其毛似獺大者五六十斤亦可烹食續齊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淨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云獺嗜鰠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鰠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拾遺記曰孫和悅鄧夫人嘗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

購數百金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鬪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春為粉敷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令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更益其妍 搜神記曰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回顧有一婦人上下青衣戴青繖追後呼初掇待我初意欲留俟之復疑鬼物初便疾走去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汜然作聲衣蓋飛

散視之是大蒼獺衣繖皆荷葉也此獺化為人形數媚
年少者也 酉陽雜俎曰元和末鈞州鄖鄉縣有百姓
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為業隔日一放將放先閉於
深溝石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甚厚令
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

獺二

原赴魚 捧鱗

杜甫詩溪喧獺赴魚
下劉禹錫詩

獺三

增詩唐劉禹錫有獺吟曰有獺得嘉魚自謂天見憐先
祭不敢食捧鱗望青天人立寒沙上心專脰著肩漁翁
以為妖舉塊投其咽呼兒貫魚歸與獺同烹煎何地無
江湖何水無鮪鱸天意不宰割非祭徒拳拳空餘知禮
重載在淹中篇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二